

官场

沉浮

卢年初
[六十六]

杨大吉怪异地觉得她是自己的最后一个亲人。

杨大炮说：“我和县长好了许多年。”
刘丁头说：“我呢？我过年同县长吃的年夜饭。”

杨大炮说：“我一直受他的恩，不要钱也愿意看。”

刘丁头说：“我能做到不抽烟，不会起火出事。”

杨大炮说：“你什么都不要也是假的，你根本看不到。”

刘丁头说：“那你呢？你还要忙于上访。”

杨大炮本来只是治刘丁头的，几个回合就当了些真，好像应该比刘丁头高妙才对，反而落了个下风，还挨了某种教训。他把身上的手机掏了出来，又把上衣脱下来，指着衣领处让刘丁头看牌子，意思明白，刘丁头不是东西，什么都不是一个档次。

刘丁头蔫了，正在寻他的马依莲参战进来之后，才振作起来。

马依莲还是向着刘丁头的：“大炮，你待得住吗？你要误了事，你对得住县长吗？”

马依莲一参与，杨大炮清醒了许多，本来是激将的，千万别过了头，他才不会天天伴着山，那真无聊，待马依莲说破嘴，他道：“你这么向着丁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刘丁头脸上的笑滚了几个来回。马依莲却死盯着他几眼，刘丁头领情，自打嘴巴，表示前面的事儿按下了。

看山的事定了后，得搭个住的地方，第二天几个人上了么破山。

那天的太阳分外刺人，马依莲还戴着一顶草帽。高碧海和蔡月牙也来帮忙，只干得了些收拾的活，杨大吉更不在行，模样了几下，被蒺藜扎出了血。

杨大炮说：“这里的東西还认生哩！”他的意思是指还只认得杨白成。

刘丁头接话说：“这里不适合县长待，县长是坐办公室的。”

刘丁头的意思很明确，县长要走才好哩！

马依莲道：“你就说怪话。”

杨大吉没用心听他们的话，想起杨白成来了，他去省里，不知儿子的事料理得如何，想着想着叹了一口气。

于是一路来的几个人都叹气，叹命运无常，杨白成这么个要强的人说

垮也就垮了。

刘丁头叹得少点，而后居然无来由地笑了起来。

众人不解。

刘丁头还在笑。

马依莲喝了一声：“笑个鬼呀！”

刘丁头只顾自：“有趣，昨天还是村长的，今天我就来收拾了。”

众人晒笑。刘丁头反倒愕然，不知笑他也只是个看山人而已。

刘丁头终究悟到一些，跟着嘿嘿了两声，不笑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上，他倔了起来，他说不用搭茅坑。杨大吉说：“不行，山里也得讲卫生。”

刘丁头说：“又不是公园。”

杨大吉说：“动物的屎也得埋下。”

刘丁头眨了一下眼：“那敢情好，一天到晚有事干了，那你得加钱。”

杨大炮冲了一句：“把自己的屎埋起来也得加钱，那你天天屙。”

刘丁头最终执拗不过。

他们是在么破山烧的饭吃，说是野炊。大家吃得淋漓酣畅。高碧海说这里可以搞农家乐。杨大吉说：“那还有几里路，得修好。”

刘丁头笑：“城里到这里来，那不

是神经？”

马依莲的眼皮不断地在跳，怀疑灰尘进去了，又不是，扫了吃饭的兴。

刘丁头问：“哪边？”

马依莲说：“好像都在跳。”

刘丁头说：“那就搞不准了，左跳欢喜右跳财，不跳出去跳进来。”

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马依莲从么破山回来的晚上，家里出了事，婆婆快死了。老人除先年中了风，还有肺病，肺气肿，眼下真要死了。

临死前，高大妈把杨大吉叫了来。

杨大吉怪异地觉得她是自己的最后一个亲人，而今也要走了，眼眶里噙满泪水。高大妈问：“你们两个人来真的了吗？”

她晓得他们上次喝酒后什么事也没干。杨大吉却想到了堤上的事，支支吾吾地说：“干……干什么呀？”

马依莲低下的头更低了。

杨大吉难为情地摇头。

高大妈说：“你蠢啊，什么女人睡得？就是我媳妇这样的女人。来兴没福气，你去睡，不求别的，你给我把易儿关照好。”

杨大吉说：“不易我会关照的。”

言情

纸婚

叶萱
[二十四]

他们没有亲人，于是只能做彼此的亲人。

那时，这些无法诉诸于外人的小心眼、小念头的，的确是摆在顾小影面前最大的障碍。

换句话说，她最大的障碍，不是物质清贫、不是管桐不够好，而是她自己还没有做好嫁给一个人的心理准备——在她的内心深处，对于婚姻这件事，有好奇，有向往，有期待，但独独没有强烈的渴求。

直到年末。

2005年冬，全省第二批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入高潮。管桐被抽调至领导小组办公室，从此开始了终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加班生涯——那段时间，管桐不仅没有时间谈恋爱，就连晚上睡觉都是在办公室。

顾小影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对管桐的想念却越来越强烈，强烈到她开始幻想——总觉得手机响了，他来电了、来短信了……可是打开来看看，什么都没有。

那段时间太漫长，漫长到她终于不得不承认——原来，这么长的时间

里，他真的已经变成了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哪怕她仍然和男生们K歌、和闺蜜们逛街、和学生们插科打诨……她的生活节奏其实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因为他的凭空消失，她的世界中总像少了点什么！

她终于不得不承认：原来，她的业余生活再丰富多彩，也不及他站在她面前时，一个和煦的微笑。

就这样，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春节前的某个晚上，顾小影终于成功地用十四个“夺命连环CALL”追踪到管桐，而后又历经了省委大院的重重警卫直奔他办公室——甫推开门的一刹那，浓烟滚滚，吓了她一大跳！

等她终于挥散浓烟，看见那些坐在办公桌前眼珠红红的、靠吞吞吐吐提神的男人时，她忍不住地心酸。当她终于在满办公室男人们惊讶的眼神中找到管桐消瘦的脸时，更是几乎想哭——他怎么就能累成这样子？

管桐不抽烟，不过看起来精神还不错。顾小影看看手表：晚上十一点，可是眼前这五六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居然还在加班！

她终于心软了，那些分手的话再也说不出。

那晚，管桐送她下楼，“我真想你，小影，可是我现在不敢跟你求婚了，我连自己都顾不上，怎么可能照顾你？”或许，也正是这句话，激发了一个女孩子内心深处强大的母爱——她突然想，或许，一场婚姻带来的，不是谁照顾谁，而是彼此扶持、彼此依靠。

她知道，辛苦的时候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人的肩膀、手，温暖的灯光，一杯热水，拥抱，或者其他。他们都还那么年轻，这辈子，仍会有很多辛苦的事纷至沓来。那么，为什么不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依靠，给对方一个肩膀、一双有力的手、一盏温暖的灯光、一杯热水，或者一个安慰的拥抱呢？

更何况，对这个城市而言，他们都是异乡人——在这里，他们没有亲人，于是只能做彼此的亲人。

就这样，这一次，仍然没有浪漫的玫瑰花、钻戒、单膝下跪、月夜弹唱，可是她顾小影，决定嫁给他。

有时候，婚姻缘起，除了爱情，或许还有最现实不过的相依为命。

2006年夏天，顾小影和管桐的婚礼最终选择在七月八日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日子举行——之所以选这天，其实是因为忙碌的管桐连婚假

都请不下来，所以只能利用周末匆匆完成这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仪式。那天也是顾小影拿到硕士学位后的第三天。作为03级艺术学院研究生班第一个结婚的女孩子，顾小影也算是刚脱下学位服就穿上新娘装——万事敢争先啊！

按照设想好的程序，是顾小影参加完毕业典礼后先回F城与父母碰头，于周五中午带上顾爸、顾妈和准备好的部分嫁妆、喜糖赶赴R城；而管桐于周五下班后直接从G城回R城，双方约定在顾小影一家下榻的酒店集合，再由管桐带路回自己家，安排双方父母见面。此时关于婚礼的准备应该都已由管桐和谢家蓉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周六一早管桐就可以去酒店接顾小影，中午在管家小院里大宴宾朋。晚上顾小影当然要在管桐家度过她的“洞房花烛夜”，而顾爸顾妈返回宾馆休息。第二天是周日，管桐和江岳阳直接坐长途车回G城，而顾小影一家返回F城——作为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顾小影打算算父母几天再回G城。

是很紧凑的行程，看上去效率很高。

悬疑

鬼吹灯前传：魁星踢斗

糖衣古典
[八十八]

“看来这甬道中是杀机四伏。”

大魁再看那壁画上的女子，果然觉得有些古怪。

忍不住细细端详起来，慢慢地竟被那女子的目光所吸引。

大魁只觉得那画上女子的目光里好像带着无限的幽怨与哀伤，让人不由自主地被感染，慢慢地心里竟也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哀伤来。

那画上的女子似乎在他耳边轻声低语：“离开这个充满烦恼，悲伤的世界吧，到这里来，到这里来，这里什么都有，幸福、快乐。只要你走近一步，你就会得到一切……”

大魁迷迷糊糊地向前走了一步，两步。

连星看大魁神情有异，奇道：“大魁，你干嘛？”

大魁似乎没有听见，继续往那壁画前走去。

眼看离那壁画越来越近，连星上前一拉大魁。就在这转瞬间，只见甬道上方一阵咯咯轻响。

连星突觉上方气流有异，心知不

妙，使劲一拉，大魁身子往后急退。只听“当当”几声，八柄雪亮的匕首直直地戳在地上。

大魁被连星使劲一拽，躲开这一击，顿时从那幻想中醒了过来。看着面前地上那八柄齐刷刷的匕首，吓得脸色雪白。

连星心里也是怦怦直跳，喝道：“大魁，你干什么？”

大魁额头冷汗直冒，喃喃道：“我也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就走过去了。”

小龙女道：“这幅壁画一定有古怪，咱们绕开它就是了。我感觉前面肯定还会有这一类的机关埋伏，咱们一定要小心才是。”

连星点点头，道：“咱们靠这条甬道的中间走。”

三人继续往前行去。刚走出数丈，旁边墙壁上又是一幅巨大的壁画迎面而来。

这次，大魁学乖了，捅捅连星道：“连星，你去看。”

连星笑了笑，道：“你的定力不够，看我的。”转身去看墙上的那幅壁画。

那幅壁画上面画的还是那个年轻的女子，和前面的一模一样，只是脸上神情略有不同。

前面那个女子脸上微带笑意，而这幅壁画上的女子却是略带愁容。除此之外，别无二致。

连星眉尖轻扬，心道：难道这里还有什么古怪不成？可如果没有，那么为什么两个女子的面容略有不同呢？

大魁看他陷入沉思，上前一捅他，道：“你不是也被这幅画迷住了吧？”侧着身子，打量着他。

连星微微一笑，道：“我在想这幅画和前面那幅画为什么略有不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关联？”

大魁道：“哪里不同？”

连星道：“你自己看。”

大魁脸上变色，不敢上前。

连星笑道：“画中的女子眼睛有问题，能够勾人魂魄，你记着别看那女子的眼睛不就行了。”

大魁一想也是，和小龙女抬头去看那幅画。

两幅画除了人物的表情稍微不同之外，别无二致。

三人看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连星道：“咱们继续往前走。这一次咱们三人拉开距离，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有个照应。”

小龙女和大魁点点头。

连星道：“我先走。”说罢分给大魁和小龙女一人一个火折子，然后当先而行。刚迈出一步，忽觉脚下一空，身子突然往下一沉。连星大吃一惊，想要提气上跃，已然不及。

小龙女右手一挥，一条绿绸带闪电般飞了出去，卷住连星的胳膊，往上一拉！连星借力身子陡然腾空而起，飘飘地落在地上。

三人凝目看去，前方道路中间出现一个一丈见方的陷坑，陷坑上方安有一个翻板，若是不知道的人一脚踩上去，翻板便立即翻开，那人便会掉落陷坑。

连星看着那陷坑上的翻板“啪”的一声合上，甬道上还是别无异状。

小龙女皱皱眉，道：“看来这甬道中是杀机四伏。”

连星惊魂稍定，道：“我觉得这陷坑和这墙上的壁画有关。”

小龙女道：“你说来听听。”

连星道：“你看前面那幅壁画上的那个女子微带笑意，而且目光中仿佛有一种魔力，引人上前观看。而人到了跟前，就会有暗器射下来，对不对？”

大魁点点头。

（本书已由鹭江出版社出版）